

# 地球末日拯救隊

## (四) 天長地久同偕老

海白和蘇珊的結婚典禮隆重舉行完了，他們感到有點興奮過後的失落。

過幾天他們要去大堡礁度蜜月，但同時也邀請了其他很多好朋友同去慶祝。他們是砂碛、威豪、泰迪和奧巴，還有軍團裡面的好幾十個年輕人。他們都是多年的拯救隊同袍，出生入死多少次的老朋友了。可惜雅堅已經離開了他們，原本好端端七個人只剩下六個。

他們約好了在珊瑚礁那兒潛水，開快艇，釣魚，曬日光浴，盡情享受這段得來不易的閒暇。正值暑假時候，旅遊的人來自世界各地，熱鬧熙攘的同時，也提供一個相對寧靜的環境。他們就是喜歡海洋的一切，在白雲藍天底下，盡情享受大自然的優美和諧。

海白和蘇珊當年是在大學時就已認識的一對愛侶。那年，海白跟隨物理和天文學家霍銀做研究，博士論文老早已交上去了，很快將會接到口試的通知。蘇珊還在做她的博士論文。她是研究分子化學的，專攻尋找找尋引致大腦皮層癌症的幹細胞基因。她是絕頂聰明的女孩子，考慮問題有独创性，不落俗套不落窠臼，往往有出人意表的新發現。有一次，他們在校園裏碰頭，原本已約好了的各自的朋友，竟都分別失了約，他們呆坐在隔鄰的兩張桌子上等著，左等右等不見人來，就很偶然地攀談起來了。

也真是機緣巧合，碰巧那時候威豪叔叔收到總部的訊息，知道有兩個新來的隊員要歸隊，一按射電波的網路，海白和蘇珊的接收器都同時振動起來。這邊廂

海白急忙把戴在腕上的海豚手錶脫下來察看，那邊廂蘇珊把戴在胸前的海豚衣飾摘下來察看，空氣中接收電波的頻率和相位，因為一致性的同相共鳴而引起共振互撞，他們同時都感受到了。彼此對望的眼神剛一接觸，就馬上明白到原來兩人收到的是同一訊息。到他們以海豚的姿態出現，雙雙在深海中游向海底地球拯救隊的實驗室總部時，在旅程中很自然地產生了情愫。那次他們是同時第一次見到威豪叔叔，從他那兒第一次知道彼此在海底世界裏的另一個身份。威豪叔叔何許聰明，他很快地就感覺到眼前這一對金童玉女似的年輕男女，已陷入甜蜜的初戀。在地球表面，他們彼此的工作環境又那麼接近，很多事情都容易商量，這實在可以對地球拯救隊的工作提供太大的方便了。

他們從認識到談戀愛，從相戀到要結婚，真是自然不過的事情。拯救隊裡面的所有成員都替他們感到由衷的高興。

這天晚上，他們飯後在沙灘上攜手漫步。白天他們潛水到接近一百米深的珊瑚礁，在彩色斑斕奪目的珊瑚中間，以及與及在各種各樣千奇百怪的魚群中間穿插其中。他們帶著防水的超短波段數碼視像機和電影攝錄機，盡情地享受那寧靜和平幾至完美的天堂般的水底仙境。陸地上的大氣電波，因為近年來無線電和手機、互聯網訊息和數據充斥的關係，他們活在極度複雜和擁擠的大氣層中間，雖然這些訊息和人類網絡以外的生活表面上無關，因為他們接收器末端和空氣中充斥的絕大部分的頻率都對不上號，但這如同人們在汽車穿插行駛的高速公路上生活一樣，這種空氣中弱電流頻繁交錯的環境，畢竟對人類腦細胞思考運作有某種影響。他們都經常為這個問題反覆研究，但苦無頭緒。相對氣體媒介而言，液體和固體的形態就簡單得多了。因此他們感到最愜意的，還是在水中以海豚的形態生存時的環境狀態。

海白和蘇珊在度蜜月的期間，情到濃時，每天晚上都激情地做愛。在窗外柔和的月光照耀下，他們彼此愛撫著對方的肉體。蘇珊那近乎完美的曲線和豐滿的乳臀，深深吸引著海白。而他自己那一身壯碩的肌肉，還有強力的臂彎和腰腿，也深深地吸引著蘇珊。他們熱情澎湃地享受情慾的昇華和肉體的快感。他們都希望能夠多生子女，把自己引以為傲的聰明才智的基因傳承下來。美妙甜蜜的愛情和濃情如酒的陶醉，最有機會讓受孕的精卵得到在最健康和愉悅的環境下互相結合。他們是浪漫和智慧的結晶，因此窗外皎潔的月色，海濤拍岸的潮聲和輕柔溫馨的音樂，為他們營造出一種妙曼的環境。在他們失神的高潮來臨的時候，有沒有在空氣中和他們靈氣相投的元素進入他們的體內和精卵結合起來，和他們結父母子女之緣，那就不得而知了。 .

海白跟隨霍銀做天文和物理學方面的研究，著眼于時空之間交織而成的萬維網能否讓粒子或能量穿越。物質最微量的是粒子。能量最微細的是波幅。在最微量的物質和最微細的能量之間，是可以互為轉化的。到那個極限的時候，粒子或以波動的形態出現，波動或以粒子的形態出現。在這個程度上，最微小的物質或能量的存在，即粒子或波動，或可在第四度空間穿越往返。如果這理論成立的話，人類穿梭於時空的構思應該是可行的，問題是人類怎樣微塵化，用的是甚麼載體。霍銀認為，這個時空交織萬維網上面有不少蟲洞，就在我們的四周，只是細小到肉眼根本看不見。它們存在於空間和時間的裂縫中，人類可以建造速度接近光速，甚至超越光速的太空船的話，就可以來回游走於過去和將來之間。但是人類似乎不應該考慮乘坐時光機回到過去，或者是走向未來，因為只有瘋狂的科學家，才會想到要回到過去顛覆前因，或者走向未來預設後果。霍銀認為，以人類現時對客觀宇宙世界的認識，應該可以通過數學方法發展一種“包含萬有”的

理論，解釋自從大爆炸發生以來的一切客觀存在和演變。在這個基礎上，人類最終必定有能力建造出接近光速或超越光速的時光穿梭機，穿越第四度空間，即通過蟲洞，回到從前或走向未來。海白對此深信不疑，認為人類的基因圖譜可以微塵化，分拆為最微細體質的粒子和波動，因為它的微能量和微物質狀態，自身就是一種能夠以近乎光速的速度轉移的客觀存在。人類腦細胞的意識轉移，一時間可以想起幾十年前的舊事，一時間又可以猜想到幾十年後的前情，正是這種形態可以運用於宇宙之間的明證。因此，從固體到液體是一種飛躍，從液體到氣體又是另外一個飛躍。至於從氣體到近乎真空狀態更是一種不可思議的飛躍。因為真空不是什麼都沒有，真空也是要創造出來的。那么那末，時光穿梭機可以是一個方向，它能夠運載人類微塵化的個體穿越。把人類每一個單體化整為零後，以波粒綜合的方式，運送穿越蟲洞，也可以是一個方向。至於穿越後怎樣重組而重新還原成為一個人類單體，霍銀還沒有答案，海白當然也不可能知道。但當海白緊緊擁抱著蘇珊，雙雙進入最美妙，最陶醉，最令人欲仙欲死的境界時，也許有某種意識的粒波狀態的存在進入他們的體內，然後沿著精子尋找卵子的途徑，到達卵子那裏，讓物質和能量、肉體與意識在精卵受孕的過程中複合起來。在成孕後十月懷胎的過程中，胚胎飛快地把生命在地球存在以來的演化，從單細胞生物到現代人類的生存系統的嬗變發展史急劇地重複一遍。

當一切恢復風平浪靜之後，海白把這個想法和蘇珊溝通時，蘇珊輕笑說：

“這可以是我們科學實驗的一個假設。但要進一步通過實驗論證這個假設，卻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海白聽後，有點摸不著頭腦。

蘇珊眼波一轉，看海白一時間轉不過彎來，抿嘴笑道：

“可是我們有另一種簡單可行的實驗方法。”

她一扭身轉過來，雙手環抱在海白的頸後，向他獻上深情的一吻。海白回身把蘇珊緊緊地擁在懷裡，把頭深埋在她豐滿的雙乳間，再一次濃情如酒。

海白在海底實驗室時，曾經就有關霍銀的身份問題，向威豪叔叔探問。

“他會不會也從未來回到現在，是不是也屬於我們拯救隊？”

威豪搖頭道：

“這我真的不知道。他跟我們這邊還對不上號。但他和我們之間的心意應是相通的。也許他和歷史上很多其他科技界的偉大人物一樣，來自不同的人類文明紀元，懷著和我們接近類近的目的，也說不定。我只知道，這海底實驗室是我那一代的文明紀元遺留下來的。我有一套尋找隊員的特殊訊號，砂碛也有他的一套，其他的事情，我就不得而知了。”

海白聽得似懂非懂的，但他深深相信，威豪叔叔是不會對他隱瞞的。

奇怪的是，威豪叔叔參加海白和蘇珊的蜜月聚會期間，突然離奇地失了蹤。到他們幾個人後來重聚在海底實驗室時，偶爾跑到最底層的機要檔案室，發覺屬於威豪的那一套密碼鑰匙不見了，才猜想他可能走到裏面去了。他要是真為了找到地球前途的答案，迫不及待要拼死進去翻查檔案，那是他個人的決定，但他們五個人感到大惑不解的，是按照威豪隊長的性格，這事情他是絕對不會先不向他們中間起碼其中一個照會一聲的吧。那顯然是事有蹊蹺。

海白他們恐怕永遠不會知道，原來那次威豪叔叔離開大堡礁，在穿越海底的深谷游往實驗室總部的途中，遇上又一組龐大的捕鯨隊，正大舉出動捕殺鯨魚。他們集體行動。水雷一個接一個的沉降下來，中途爆炸引起激蕩，鯨魚群飽受驚

嚇，紛紛遊上較接近海面的地方。他們要儘快到海面呼吸新鮮空氣，取得足夠的氧氣儲存後，才可以作長途跋涉的逃跑。可是在上面等待著他們的，是天羅地網也似的鋼索造成的漁網。從捕鯨船上，隔數天便一具被宰割凌遲的鯨魚屍體被丟回到水裏，引起一陣血腥的腥臭味，把一大片的海洋也染成淤紅色。威豪途經那殺戮戰場時，眼看這種殘忍的虐殺不斷進行，而鯨魚們都無計法可施，感到萬分著急，眼看著他們的測距能力都被破壞到變得無頭無腦的鬼魅一樣暈頭轉向，只有死路一條的了。威豪注意到一條母鯨，從她的體型看來，腹中懷的胎兒應該快足月，可以誕生鯨魚寶寶的了。但是正由於這時候是她體質特弱，避險能力最差的時候。為了逃避不斷沉降下來不知道什麼時候爆炸開來的水雷，她不由自主地游向有潛艇正在進行高電壓測試的超光波防線上去了。不少高等海底動物在那兒經過壯烈犧牲後，才學懂應怎樣避得遠遠的。威豪眼看她要碰將上去，馬上要被電流電死的了。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他拼命趕上去，以身體維護那條母鯨，自己反倒被這撞擊的反作用掉進高電壓的禁區裏去。就算饒是他有高效的防禦功能，這趟却沒能躲避得及。威豪被電暈過去後，不自覺地徐徐升上水面，誤墮張開的漁網，没过多久未幾就被吊將上來，停放在甲板上，無助地等待電鋸把他肢解、雪藏、處理。他在臨死前的一刻，還趕得及按動通訊緊急掣，通知其他拯救隊員他身處的位置，但已來時已晚。海白、蘇珊、泰迪、奧巴和砂碇都同時收到一個極短的訊號，但全都摸不著頭腦—— 訊息沒法顯示出什麼來。

另一方面，地球上的威豪教授，這一陣子正和奧巴一起，在奧巴的天文臺埋頭研究一份資料。那是有關在外太空 R 一三六星系區域出現的一個超光速新星。奧巴近年來一直追蹤著那邊的動態。因為一個新的星系正逐漸形成，而那些初期

凝聚起來的星雲是超密度的組合。部分星球在相互劇烈撞擊後，其中發現一個星體以超光速的速度向外面逃走，而不被這個新的星系容納為其中的一份子。這類超密度的星群為什麼會在他們自身的大爆炸之後有這樣奇特的表現？這種推理性的所謂“逃走星體”的天文理論，在世界上天文及宇航學家中間，早已形成多時，但由於近期對 R 一三六的發現，才從實驗上證明這個理論的有效性。奧巴領導一個小組，專門觀察這顆逃走的新星。這類逃走星體，他們以前也發現過，但都是一些老舊的星系，而且逃走的速度沒有那樣突出。況且過去發現的，那些星雲的濃密程度也和這次發現的不同。究竟星系慢慢成長和老化後，會否逐漸降低它體質的濃密度呢？這個假設，暫且不得而知。星體逃出自己原本所屬的星系，有兩種可能性。一是他自身體質較輕，在與其他更大及較高密度的星體相撞後，被撞飛了出來。另一是他帶有大量電離子，與其他臨近的含高電子量的星球互相排斥，較大的星球因此處於不平衡的狀態，容易再分裂爆炸，但較小的星球就會被排斥而被碰撞開來。奧巴歷來都在懷疑，主要原因是第一個可能性居多。如果該星球上有生命的跡象，那么那末在逃離的過程中，或許會找到延續生命的出路。但這個星系還算年輕，未有跡象顯示近期有第二次爆炸的危險。

“我們認識的宇宙本身就已經是浩渺得很，但是極有可能在我們認識的宇宙之外，還有其他宇宙。在蟲洞之外，是否還有其他蟲洞，所謂“別有洞天”，那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這是奧巴在他的一篇論文裡面的結論。但是，他顯然還沒有找到答案。這趟威豪跑來找奧巴，原來是另有原因。

威豪私下向奧巴透露說：

“我可能要離開拯救隊一陣子。我們在海洋裡面的載體，有特殊的功能，不只

光用氧氣呼吸，更可以用砷來支持生命的存活。我的藍鬚鯨載體最近出了問題，但要找到合適替代的鯨魚需要花點時間。我要進入檔案室一趟，但還在地球某處，過一會事情圓滿完成之後，將會用另外一個身份出現的。如果有需要，可以告訴其他的隊員們，讓他們放心。”

奧巴明白過來了。事實上，這一代的人類文明紀元還僅僅幾十萬年，人們對地球上的各式各樣的生物鄰居知之甚少，有些細菌的生命更是以放射物為生。看來，構成生命體的，不只是人們所熟知的碳氮氧氫磷硫六大元素而已。還有，地心的焚燒，大概也用不著氧氣吧。要不然，怎麼可能持續燃燒幾十億年，而且還會繼續燃燒下去。奧巴心想，威豪和自己顯然屬於不同的文明階段 – 他所知道的有關地球的奧秘，可以為**拯救隊**打開尋找未知生命的新思路。

然後，威豪意外身亡的消息，就突如其來地傳遍了全球的學術界。他坐飛機經中東到南非開會，途經杜拜的時候，飛機被一群恐怖分子騎劫，迫降在阿富汗邊境一個軍用機場。盟國採強硬的立場，談判僵持了三天，盟軍強行用軍事行動拯救人質，結果雖然成功搗破了劫機份子的營壘，但恐怖份子在垂死掙扎之前，把大部分人質亂槍射殺了。這事件轟動全球，致哀悼的唁電，電報電訊電郵如雪片飛來。拯救隊的隊員們痛心又失去了一位好成員，特別是威豪作為隊長領袖的身份，他的離開，讓海白他們徬徨了好長一段時間。這中間，就只有奧巴知道內情，威豪隊長會回來的。

海白估計，威豪一定已返回外太空老家了。那外太空老家究竟是在何方？他去的地方，和奧巴主持的，外號叫“COS”計畫的、專門研究 R 一三六星體的研究

小組有沒有關係？他全然摸不著頭腦，也沒想起來向奧巴尋問。爲了部署籌建地下避難城，眼前要做的事情千頭萬緒，反正什麼時候輪到自己離開這兒返回彼方，海白和蘇珊都心中沒數。

對於泰迪來說，也是如此。這些天來，她和海白蘇珊他們碰頭就是交換有關威豪的消息，由於羣龍無首，感到有點茫然。砂碇忙於訓練他的軍團，準備地下避難城的工程建設。反倒他顯得氣定神閑，胸有成竹，好像懂得很多的樣子。

泰迪是個很漂亮，有才華的女子。她三十多歲了，但總是找不到好男人可以讓她看得上眼似的。她是研究生命科學和遺傳醫學的。她儘管話不多，但說起話來軟軟的親切，令人感到溫暖動感情。奧巴暗戀泰迪很久了，但可惜襄王有心，神女無夢。泰迪總是對他親切有餘，但親密不足。她凜然冷艷的神情，隱藏在如火的熱情背後，越發讓奧巴為她神魂傾倒。

泰迪由於研究基因遺傳的關係，接觸不少初生時有缺陷的嬰兒。在晚上坐在海邊靜聽海濤聲拍岸的同時，她和身邊靜靜地陪著她閒聊的奧巴，幽幽地談到她為什麼對人生有迷惘，為什麼不願意有下一代，為什麼寧願採獨身主義，也不要結婚。她笑著說道：

“有時候我也會有點迷信。在醫院產房裏，他們會一批一批地來。通常是在凌晨三、四點鐘的時候吧，產婦們要麼一天到晚都沒有動靜，但也會同時好幾個先後有嬰兒排著隊出生。我常想，他們也許是坐同一班穿梭機，同一批到達的朋友，是同一個旅行團的成員。在古老的東方，有一些術數方法，認為人的一生，命運際遇，多少由他出生的地點、時辰、日期所決定。那么那末，是不是同樣的時辰、八字，就具有同一的命運呢？或許是，或許不是。很難說。也有出生沒有多

久就夭折的，白白來到這個世界上沒幾個時辰，甚至有胎死腹中的。醫學上大都有科學的解釋。他們都是遺傳基因的變異，複製系統出了問題，使這些生命成了廢品。又可惜，又不幸。那么那未乾脆不要到這個世界上來，白跑一趟。我才不要冒這個險。”

奧巴在旁邊用心地聆聽著。他看著泰迪她嬌美的臉龐，在月光下那輪廓和線條特別顯得優美。她又有一顆善良的愛心。如果不是他們誤打誤撞，一同成為拯救隊成員的合作夥伴，彼此一個天南一個地北的，天涯海角他們不大可能有機會遇上。一個在醫院，從事嬰幼專科，傾注於生命工程的研究。一個在天文台，從事航天航空，傾注於宇宙星體的研究；真是風馬牛不相及。但如今在這雲海星月底下，他聆聽著伊人的傾訴，她像是自己前世今生最好的知音。

奧巴心想:-

“誰知道呢？或許我們幾百年前曾經做過夫妻，生育過有一大群子女，如今又都各自坐上同一班機到這裡來，在這樣的背景下重又遇上了。”

古往今來，浩渺無垠，你我為甚麼偏偏在這時空的交叉點上遇到？這是初遇還是重遇？他把這個想法娓娓地和盤托出，動情地坐近一點，把泰迪緊緊地擁在懷裏。在天籟似的靜謐底下，此時無聲勝有聲。